

史記

故事選

瞿蛻園 編譯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編者說明

瞿蛻園是近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值得關注的大家，他精研文史，於職官、方志等學均有深湛研究，尤精於掌故之學，在諸多學術領域有開疆拓土之功。但由於歷史原因，他在當代學界少有人知，作品也刊佈極少。近年來，才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。學者們鉤稽歷史，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完整的、真實的文史大家。有學者評論說，20世紀20—70年代的50年間，國學領域可稱為大師的，唯王國維、梁啟超、陳寅恪、瞿蛻園四人而已，不可謂不高矣。這與他生前的寂寂無聞相比，可謂是天壤之別，令人感慨。對這樣一個在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的人物，識其人，讀其書，還是很有必要的。

瞿蛻園以其深厚的文史根底於晚年寫成的多本中國歷史普及類作品，選文精審，譯文暢達，注釋簡要，文筆淵雅，頗顯功力，深得古典巨著的佳妙，堪為此類作品的典範之作。經瞿蛻園親屬的授權，我社將陸續再版他的中國歷史普及作品系列，以饗讀者。

瞿蜕園

1894—1973，原名宣穎，字兌之，晚號蜕園，湖南善化（今長沙）人。現代史學家、文學家、書畫家。他出身望族，為清末軍機大臣、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的幼子，曾國藩之女曾紀芬的女婿。早年師從晚清大儒王闓運等名師，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復旦大學，精通英文，並通曉德、法、俄等國語言。曾在南開大學、燕京大學、輔仁大學等名校執教。抗日戰爭期間，滯留北京。1949年後，寓居上海，以著述為業。曾被聘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特約編輯。

瞿蜕園一生交遊廣泛，與胡適、陳寅恪、章士釗、錢穆、吳宓、周作人、金性堯、齊白石、黃賓虹、沈尹默等諸多文化名家有學問切磋之誼。他博學多才，涉獵廣泛，著述宏富。主要作品有《燕都覽古詩話》《方志考稿》《人物風俗制度叢談》《歷代官制概述》《中國社會史料叢鈔》《柁廬所聞錄》《養和室隨筆》《銖庵文存》《秦漢史纂》《中國駢文概論》《漢魏六朝賦選》《劉禹錫集箋證》《學詩淺說》《文言淺說》等。

目 錄

序 言.....	1
穰苴、孫武、孫臏.....	4
趙氏孤兒.....	13
伍子胥.....	21
蘇秦與張儀.....	37
聶 政.....	47
范 雎.....	53
信陵君.....	66
藺相如與廉頗.....	79
馮 諼.....	92
樂毅與田單.....	98
荊軻刺秦王.....	110
陳涉與吳廣.....	124
楚霸王.....	131

張 良.....	158
韓 信.....	167
周亞夫.....	183
張釋之.....	188
郭 解.....	192
卜 式.....	200
司馬相如.....	205
李 廣.....	212
竇嬰、田蚡、灌夫.....	222

序 言

離我們現在二千一百年以前，誕生了一位偉大而卓越的歷史家兼文學家——司馬遷。他以畢生的精力，根據他親身的見聞，綜合了多少資料，寫出一部生動、深刻、豐富、永垂不朽的名著——《史記》。

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，《史記》的價值已經是無可比擬的。特別在人物刻畫方面，司馬遷把每一個人物的個性都描寫得恰到好處。這正是因為寫的是真人真事，所有情節的曲折變化、心理的動盪矛盾，無不深刻地表達出來。

他的描寫又往往含有對統治階級的諷刺，在字裡行間，可以體會到他的反抗意識。他對於當時的制度和思想，都有一定程度的進步見解。總而言之，他是替被壓迫者被犧牲者說話的。

因為他的作品既反映實際生活，又具有故事性，所以後世的戲劇和小說很多是取材於《史記》的。在廣大

人民口中普遍流傳著，歷久不衰。

故事的流傳雖然已經很普遍，因為原書是古代文字，不易在今天為更多的人民所接受，為了滿足更多的人的要求，於是從《史記》中選出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，用現代語介紹出來，仍盡量做到忠實於原文，雖然不能全部表達《史記》的精神，但讀者們從而可以略略了解到這部歷史名著的面貌。

現在所選的故事共二十二篇，前十一篇的時代到秦為止，後十一篇的時代到漢武帝為止。其中包括的人物，計有政治家、軍人、辯士、勇士，義士、起義的英雄、公正的法官、多才的文人、樸素的農民、智慧的工匠、豪俠和烈女，雖然只佔《史記》的極小部分，也可窺見一斑了。

這些故事雖是篇篇獨立的，不過讀起來大略也可以看出歷史發展的層次，而且各篇都互相關聯。司馬遷特別提示故事的真實性，例如在樂毅口中露出伍子胥命運之悲慘，在田蚡口中露出李廣的聲望遠在程不識之上。這樣就證明了《史記》是根據大眾所周知的事實而記載的。

《史記》又慣用“互見”的方法，所以編譯的時候，

往往須在本紀、世家、列傳以及其他各部門中分別採取資料，而且一個人的事跡，也往往需要參合幾篇而成。在必要的時候，還須參考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、《漢書》以及《通鑑》中的資料加以補充。不過始終環繞於《史記》的主題，保持它的歷史性。至於小說戲劇中的傳說，是不在本書範圍以內的。

本書所注重的是故事，對歷史的背景也適當地加以敘述。所以有些地方往往不是按照原文譯出的。就在故事部分，也有少數地方略加刪改，以求語意明白，便於閱讀。

譯者總希望小小的改動不損害《史記》原來的面貌，但限於能力，缺點一定不少；譯文也仍然有不夠流暢生動的地方。懇求讀者隨時給予批評，以便改正。

譯者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

穰苴、孫武、孫臏

司馬遷記載古代名將的事跡不少，以穰苴、孫武、孫臏三個人的故事最富有戲劇性，寫得格外生動活潑。

三個人之中，穰苴的時代有點問題，與《左傳》及《國策》都不符合，司馬遷只根據傳說寫下來，現在也無法深考了。孫武恐怕也是傳說中的人物。但現在流傳的一部古兵書——《孫子十三篇》——相傳是他作的，在學術上當然有它的重要價值。

齊^①景公時代，燕國^②和晉國^③的兵都來進犯齊境。雙方一交戰，齊兵敗了，景公甚為焦急。有人將司馬穰苴舉薦給景公，二人一談，景公覺得他的確精通軍事，就拜他作將軍。他說：“我出身卑賤，現在把我突然提拔起來，讓我指揮那班貴族，人微權輕，恐怕辦不好。一定叫我擔任，就請派一個最親信的貴人作我的監軍。”景公答應了，就派了個莊賈在他的軍營裡擔任監軍，協

助他執行職務。

① 齊國在今山東。 ② 燕國在今河北北部。 ③ 晉國在今山西。

穰苴向景公辭行的時候，和莊賈當面訂明第二天正午在軍營門口會齊。到了第二天，穰苴先跑到軍營，立下一座測日影的日晷，又佈置好一座滴漏^①，專門等候莊賈來到。莊賈向來是倨傲慣了的，以為自己作監軍，軍隊就是自己的，只有他管別人，還有誰敢管他呢？所以心裡滿不在乎。加以親戚朋友紛紛替他把盞送行，留連不捨。到了正午，莊賈還沒有來到。穰苴把臉一沉，叫人放倒日晷，流去滴漏的水，不等莊賈了。自己到裡面，發佈命令，指揮隊伍。部署已定，天也晚了，莊賈才來。穰苴說：“為甚麼來得這樣晚？”莊賈急忙道歉說：“因為有一班親友送行，所以耽誤了。”穰苴說：“作將帥的人，從受命的那天起，就應該忘記自己的身家。到了部署軍事的時候，就應該忘記自己的父母。到了臨陣作戰的緊急時候，就連自己的性命也應該忘記。現在敵軍深入境內，全國不安，兵士們在戰場上晝夜辛苦，

我們的國君睡覺都睡不著，吃飯也吃不下，百姓的性命都在我們的手裡，還講甚麼送行？”當時召了軍法長來問：“按軍法，不按指定時刻到場的該當何罪？”軍法長回答：“當斬。”莊賈嚇得面無人色，派人飛跑回去，向景公求救。去的人還沒有回來，已經把莊賈的頭砍下來，傳示全軍。全軍一看，沒有一個不凜凜畏懼的。景公派人帶了符節^②，匆匆跑來，要特赦莊賈的罪，穰苴說：“將帥在軍事期間，即使有國君的詔令也可以不受。”

① 日晷和滴漏都是古時計算時刻的器具。沒有太陽的時候，就用滴漏。 ② 古代的“節”是繫著牛尾的一根竿子，代表君主的權威。

又問軍法長：“軍營中不許鞭馬疾馳，現在來使鞭馬疾馳，該當何罪？”軍法長又回答：“當斬。”穰苴說：“國君的來使到底不可處死刑，這樣吧，把他車左旁的一塊木頭砍下，再把左轅外面的那匹馬^①斬了，用來傳示全軍。”一面叫來使回去，一面就整隊立即出發。

① 古代兵車，在轅內駕兩匹馬，轅外另加一匹或二匹，所加的一匹在左轅外的叫作左驂。

穰苴在行軍的時候，所有紮營、掘井、安灶，以及兵士的伙食、病人的醫藥，都要他親自來檢查。將軍名下應得的給養，一概拿出來分給兵士。自己吃的一份口糧和兵士中最低的定量相等。三天之後，再重新整編隊伍，連害病的兵士都自動要求出發作戰了。敵國的兵聽見這個風聲，不等交戰，就趕忙撤退。所有已失的土地，一概收復過來，並沒有流一滴血，使命就已經完成。穰苴把軍隊遣散，把戒嚴令解除，然後回到都城，景公帶了一班大臣親自出城舉行郊迎勞軍^①的典禮，把穰苴尊重得了不得。後來他的兵法被人編集起來，成為所謂《司馬穰苴兵法》。

① 在軍隊出發或凱旋時，派人宣佈慰勞，名為勞軍。

孫武本是齊國人，因為他是軍事專家，有人把他介紹給吳王^①闔廬。吳王問他：“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經看過了。可不可以小規模試試你的練兵方法？”他說：“可以。”吳王說：“女人也可以用來試嗎？”他說：“可以。”於是吳王把宮裡的美女一百八十人交給他。孫武把這一百八十人分為兩隊，派吳王最寵愛的兩個宮人作

隊長，把矛戟分配給她們，先教她們說：“你們知道你們的心，你們的背，你們的左右兩手嗎？”那些女子都說：“知道。”孫武說：“前面以心為準，後面以背為準，左邊以左手為準，右邊以右手為準。”那些女子們都說：“懂得。”部署定了，設下殺人的斧鉞，發了三道號令，加上五次的反覆說明，這叫作“三令五申”。然後發出鼓號：“向右轉”，那些女子大笑起來。孫武說：“部署得不分明，說明得不透徹，是將帥應當負責的。”那麼，再來一次“三令五申”，再發出鼓號：“向左轉，”她們又大笑起來。孫武說：“部署已經分明，說明已經透徹，還是不照辦，那就是士官們的罪了。左右隊長應當受軍法處分。”吳王這時正在台上觀看，看見孫武要殺那兩個他十分心愛的宮女，大吃一驚，急忙派人下來傳話說：“你的練兵本領，我通知道了，我沒有這兩個女子，是飯都吃不下的，請不要殺吧！”孫武說：“我已經受命作將帥了，將帥在軍中，就是有國君的詔令也可以不受。”他到底把這兩個隊長殺了，另外又挑了兩個做隊長。然後再發鼓號，這次無論向左轉，向右轉，向前進，向後退，跪下去，立起來，儘管隨意指揮，一點沒有喧嘩聲音了。孫武派人報告吳王說：“兵練好

了，請吳王下來檢閱，以後儘管隨意指揮她們，即使叫她們到水裡火裡去，她們也不會膽怯了。”吳王說：“算了吧，你回去歇歇吧，我不願意下去看了。”孫武說：“王只是愛聽我的話，並不想把我的話實行起來。”但是吳王從此也知道孫武是個軍事天才，後來還是用他作將帥。

① 吳國在今江蘇。

孫武後世子孫中有個名叫孫臏的，和龐涓是研究兵法的同學。龐涓在魏^①國作了將軍，自己覺得能力不如孫臏，就叫人把孫臏找來。孫臏來了，龐涓恐怕孫臏的名望事業要超過自己，很妒忌，藉故將他處了斷腳的刑罰，讓他從此不能出頭。

① 魏國在今河南東部。

後來遇有齊國的使者到了魏國，孫臏私自見了他，談得投機，就把孫臏秘密帶到齊國去了。齊國的大將田忌很看重他。田忌和國內的貴族們賽馬，孫臏留心一

看，了解到這些馬的足力是相差不多的，但可以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就對田忌說：“你只管多下賭注，我有法子包你贏錢。”田忌一向是佩服孫臏的，知道他的話一定有把握，就和國王以及一班貴族，下了一千斤黃金^①的賭注。到了舉行賽馬的時候，孫臏告訴他：“第一次用你的下等馬敵他們的上等馬，第二次用你的上等馬敵他們的中等馬，第三次用你的中等馬敵他們的下等馬。”賽了三場，輸一次，贏兩次，結果贏了一筆大錢。於是田忌把孫臏保薦給齊王。

① 從戰國到西漢，使用黃金的數量，一般是很大的，黃金一斤大約值一萬錢。那時斤兩也比現在的重量小得多。

有一次魏國起兵伐趙^①，趙國求救於齊，齊王意思想拜孫臏作大將。孫臏說：“我是受過刑傷的人，我自己是不能作將帥的了，只可從旁幫忙。”於是用田忌作大將，請孫臏作軍師。田忌預備帶兵向趙國去，孫臏說：“魏國和趙國作戰，它的精兵一定都調遣在外面，國內必然空虛、疲困，不如我們的兵直接指向魏國的國都^②，威脅他們的後路，這樣一來，他們一定會撤兵

回國救援，不但趙國的危急可以解救，還可以戰勝魏國。田忌採納了他的主張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把魏軍打得大敗。

① 趙國在今山西東部及河北南部。 ② 即今開封。

以後過了十幾年，魏趙兩國聯合攻韓^①，韓國也求救於齊，齊國又派田忌帶兵前去，又用前次方法直接指向魏國國都。這時魏國的大將正是孫臏從前的同學、也就是後來的仇人——龐涓。他聽見齊軍出動，就不再攻韓，撤兵回去，可是齊軍此時已經開到魏國境內了。孫臏對田忌獻計說：“大家都說我們齊國的兵是膽怯的，他們一向看不起我們。凡是會用兵的人，總要‘因勢利導’，那就是說：即使我們有弱點，也可以將計就計，轉為有利。他們既認為我們膽怯，一定急忙趕來，乘勢壓迫我們，他們的心裡一定是驕傲自滿的。這樣吧，第一天紮營的時候，要架造十萬座爐灶，第二天只架造五萬，第三天只架造三萬。”龐涓在後面追蹤了三天，發現齊國軍營的爐灶一天比一天減少，大為得意，說道：“我早知道齊軍是膽怯的，三天之內，兵士已經逃亡過

半了。”於是把步兵留下，單帶了輕裝騎兵，一天跑兩天路程，向前進迫。孫臏計算這一天夜裡，龐涓要到達馬陵了。馬陵是個山險要道，狹窄不易通行，旁邊正好設埋伏。他就在路旁揀了一棵大樹，砍下樹皮，寫上幾個字：“龐涓就要死在這棵樹底下。”預先告誡伏兵說：“你們只看火光一閃，立刻放箭。”龐涓到了馬陵，看見一棵砍去樹皮的樹，彷彿上面有字，就點起火來一照。還沒看完，齊軍成千成萬的箭已射下來，魏軍驚惶失措，秩序大亂，登時潰散。龐涓自己知道失敗，遂拔劍自殺，臨死的時候說：“讓這小子成名吧！”孫臏果然因此享有盛名，他的兵法也流傳後世。

① 韓國在今河南中部。

趙氏孤兒

春秋時代，列國的大夫勢力日益強大，他們和國君常起衝突，他們自己也不斷互相仇殺，起因都是為了爭權奪利。《史記》所載趙氏孤兒這段故事，充分揭露了這種黑暗殘酷的事實。

《史記》關於春秋時代的記載，一貫是以《左傳》為根據的，惟有這段故事不載於《左傳》，而且還與《左傳》相矛盾，過去史家都認為這件事的歷史性是有問題的。但是司馬遷對於史料的鑒別一向是很嚴格的，不是漫無標準。其所以仍然把這事採入《史記》，一定是因為傳說已經很普遍，雖然人名時代都不甚可靠，也只得“疑以傳疑”了。

自從《史記》採錄了這段故事以來，已經成為小說戲劇的資料，成為眾所周知，人人喜愛的東西，這當然是由於程嬰、杵臼兩人反抗強暴勢力的精神博得了人民的歌頌。

本篇為了將趙氏歷史敘述得更為完全，先採取了

《左傳》資料作一簡短介紹，然後摘譯《史記·趙世家》的原文。

趙氏的祖先幾代都是晉國的宰相，其中有一個名叫趙盾的，曾在晉靈公時代作宰相，很有才能，晉國的人都畏服他。晉靈公是個暴虐的君主，他常在宮裡的高台上用彈弓射擊下面的行人，看見行人紛紛逃避，他覺得有趣。有一次為了煮熊掌不曾熟透^①，把廚子殺了。他也怕這事惹人議論，就吩咐把死屍裝在運土的草籃子裡，由女人們帶出宮去。誰知正好碰見趙盾上朝，看見草籃子裡露出一隻人手來，喝住一問，知道事情的經過。心裡想：這樣不講道理的國君，怎麼好啊！進去見了靈公，不免正言勸戒一番。但是靈公天性如此，無論怎樣勸戒，口頭雖承認改過，其實他倒一天比一天更殘暴了。因為趙盾的話講得過於直率，靈公惱羞成怒，就想暗中害死他。先派了個刺客去行刺，這個刺客知道趙盾是個正人，不肯下毒手。於是靈公又另外定了一個惡毒主意。

① 熊掌是從古認為最美的食品，但最不容易熟透。

有一天靈公請趙盾飲酒，事先佈置了伏兵，預備飲酒中間，把趙盾殺死。趙盾一點也沒有提防，及至進宮赴宴，他的護衛提彌明才發覺了這個陰謀。事情危急得刻不容緩，提彌明就闖進宮去，把趙盾拖起來就走。一面嘴裡說：“臣子在國君面前喝酒，喝過三杯還不走，是沒有禮貌的。”靈公一看情形，已經來不及召集伏兵，只得指揮他所養的猛犬去咬死趙盾。提彌明沒有兵器，只憑空手和猛犬格鬥，居然把猛犬扼殺了。可是在這時間，伏兵已經蜂擁上前，提彌明空手難以抵擋，終於戰死。

正在危急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人手拿兵器反過來擋住其餘的追兵，分開一條路讓趙盾逃走，並且一直保著趙盾脫險。這是個甚麼人呢？原來這人從前十分窮困，幾乎餓死，曾經受過趙盾救命之恩，現在正在宮中當一名衛隊，恰好遇到報恩的機會。

當時趙盾乘上車子，就想逃往別國。可是他的家族聽到事變的消息，不能不動手自衛，便出動了家兵向宮裡進攻。趙盾本來很得人心，百姓又向來仇恨這個無道的君主，雙方一交戰，靈公的少數武力和黨徒就被解決了，靈公自己也被殺了。趙盾還沒有離開晉國的邊境，

亂事已經平息，因此他就回來重新主持國政，另立新君。從此趙氏在晉國的勢力更加鞏固，同時卻也引起了其他貴族的妒忌。

經過多少年以後，到了趙盾的兒子趙朔的時代，靈公的舊黨中還有個名叫屠岸賈的，身居司寇^①的官職。他想報復從前那次政變，就當眾宣佈說：“當初靈公雖然不是趙盾本人謀殺，但確是趙氏的族人秉承趙盾的意旨殺害的。這件謀殺的案件不能不追究。雖然趙盾已經身故，他的子孫今天依舊安然任職，這就等於縱容罪人。應當將趙氏族人加以誅滅。”他的話也有一部分人附和贊同。

① 司寇是管刑法的長官。

和趙氏比較親密的韓厥聽見這話，就反駁屠岸賈說：“當初靈公被害，趙盾確已逃亡，並不知情。當時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所以認為他無罪。你們說要誅滅趙氏後代，那是違法的。況且這樣重大的事情，也應該奉有君命才可以辦理，現在並沒有報告國君，豈不是你們自己目無君上嗎？”

韓厥一面秘密通知趙朔，勸他趕快逃走。趙朔想了一想，逃走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就對韓厥說：“我是不逃的，萬一遇禍，就拜託你保全我的後代吧！”韓厥也就慨然答應了。

屠岸賈的計謀成熟，就假傳君命把趙家包圍起來，結果趙氏全族被殺。只有趙朔的夫人懷有幾個月的身孕，她本是晉君的姑母輩，於是逃到宮裡躲著。

趙朔有兩個食客，一個是公孫杵臼，一個是程嬰，兩個人商量之下，程嬰說：“夫人的遺腹子如果是男的呢，我們把他養大了，奉以為主。若是女的，那就沒有希望了，到時我們再慢慢尋死吧。”

後來臨月了，居然生下一個男孩子，屠岸賈打聽到這事，就到宮裡向趙夫人查問。趙夫人不敢承認，把小孩藏在貼身衣褲中，暗暗默禱：“如果趙氏命該滅亡，隨你哭吧！若是不該滅亡，你可千萬不要哭呀！”及至查問的人來到，小孩居然睡著了不哭，就此支吾過去。但是屠岸賈還總不放心。

公孫杵臼對程嬰說：“據你看，是保護孤兒的責任困難呢，還是一死報恩困難呢？”

程嬰說：“保護孤兒的責任最困難，死倒是一件容

易的事。”

公孫杵白說：“那麼，你受過趙家的好處，你去勉力擔任這件難事，讓我來擔任容易的事吧。”

兩個人商量一番，就買了一個人家不要的孩子，裹上絲繡的衣被，在一座山裡住了些日子。然後由程嬰出來報告那班將軍說：“趙家的孤兒是我撫養的，現在養不活了，不願意再受累了。你們誰肯拿出一千斤黃金來，我就把趙氏孤兒隱藏的地方說出來，你們的意思怎樣？”

這班人一聽，非常歡喜，立刻答應了程嬰的條件，派了兵跟著程嬰去捉拿趙氏孤兒。公孫杵白假裝破口大罵說：“從前趙氏遭滅門之禍，程嬰不肯一起死，主張把趙氏孤兒藏匿起來，這原是他和我一同定的主意。現在未能盡力，倒也罷了，不料他還要中途變節，出賣朋友。這種反覆無常的小人，心腸好狠呀！”說著大哭大叫起來說：“天呀！天呀！趙氏孤兒有甚麼罪呀！怎麼忍心拿來殺掉呀！不如殺死我算了，只求你們饒這小孩子一條命吧！”

這些人不肯答應，連他帶小孩都殺死了。

這樣一來，人人都以為趙氏孤兒是真的死了，其實

殺掉的是假的，程嬰倒把真的孤兒安然無事藏在山裡撫養大了。

過了十幾年，韓厥得到了一個機會，說動了晉君，勸他把趙氏被滅的這件冤獄昭雪過來。晉君說：“趙氏不是已經都死光了嗎？怎樣昭雪呢？”韓厥當然是知道前後情節的，就把程嬰保全孤兒這段故事據實說了。晉君聽了，也大為感動。當下和韓厥商定辦法，先叫程嬰把孤兒送到宮裡，周密保護。然後由韓厥召集部下暗中佈置一番。

這時晉君正好有病，將軍們進宮問病的時候，晉君就把昭雪這件冤獄的意思提出，徵求大家的意見。並且當場宣佈現在真的趙氏孤兒已經長大了，打算把趙氏重新立起，他的爵邑也一概恢復。這班人附和著說：“這件事本來是屠岸賈假傳君命脅迫大家幹的，並不是我們的本意。既然今天國君吩咐，我們大家還有甚麼不願意的？”晉君於是叫程嬰把趙氏孤兒——趙武——扶了出來，向這班人一一下拜。大家當場都一致表示支持，即刻派兵去攻屠岸賈，把他的一族盡數誅滅。

及至趙武完全到了成人的年齡，程嬰便對他說：“當時能夠以死報答趙氏的有不少人。我並不是捨不得

性命，不過認為替趙氏保全後人，責任更為重大，所以不肯輕易一死。你現在成人了，爵位也恢復了，你好好幹吧，我要到地下回報你的祖父和我的老友公孫杵臼去了。”

趙武大哭起來說：“你對我這種恩德，我恨不得一生一世盡我的力量來報答你，你怎麼忍心拋棄我去死呢？”

程嬰說：“不是這樣講，公孫杵臼認為我有能力擔負這種艱巨的責任，所以他先死，讓我能成功。我現在若不到地下去回報他，他還要疑心我的責任沒有盡到呢！”

程嬰終於自殺了^①。

① 唐朝的司馬貞在他的《史記索隱》裡說：河東趙家，至今每逢祭祖的時候，旁邊還另設兩個座位，就是紀念公孫杵臼和程嬰這兩個人的。

伍子胥

楚平王時代，楚國出了一個奸惡的人，名叫費無忌，專門挑撥離間，陷害好人。當中有一家姓伍的父子都被他害死了，姓伍的一個兒子伍子胥逃到了吳國。後來利用了吳國的兵力報仇，幾乎把楚國滅掉。可是伍子胥有個老朋友，名叫申包胥，在國家將亡的時候，出了一把力，把楚國的危機挽救過來。

吳國的國勢日見隆盛，不料它的南邊又興起了一個越國。由於越王勾踐的奮力圖強，雖然起初為吳國所敗，幾乎亡國，結果又反過來把吳國滅了。伍子胥看到吳國快要衰亡，曾經努力喚起吳王夫差的警惕。夫差不聽他的話，反而寵信另一個從楚國亡命來的伯嚭，聽了伯嚭的讒言，把伍子胥殺了。

這一連串的歷史事件，都有伍子胥參加在內。像伍子胥的意志堅強，申包胥的忠勇愛國，勾踐的忍辱耐苦，都是可歌可泣的，因此他的故事一直為民眾稱道。

這段歷史經過牽涉到楚、吳、越三國的興亡，影響真不算小。同時由於吳、越兩個南方國家突然興起，使以前的中原列國間的局勢也受到了一些波動，這是春秋末期一個重大變化，是值得詳細敘述的。現在本篇是以伍子胥本傳為主，參用吳、楚、越世家的資料，還採取一部分的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記載補充而成。

楚^①平王的太子名叫建，伍奢和費無忌^②兩人都是他的師傅，一正一副。費無忌是個品行不端的小人，太子不大看得起他，對於伍奢卻很親信。費無忌又忿恨，又妬忌，總想出這口怨氣。有一天平王和他談起太子的近狀，他乘機就說：“太子年齡不算小了，大王還是早點替他娶親才好。”平王聽他的話裡有因，心裡一動，不久就替太子說了秦國^③的親事，派費無忌去迎親。費無忌一看秦國的公主非常美貌，急忙先跑回來，對平王極力誇說這位公主是怎樣絕色，勸平王自己娶過來，另外再替太子定別的親事。平王依他的話辦了，娶過來以後，非常寵愛。

① 楚國在今河南南部及湖北湖南。 ② 費無忌《左傳》作費無極。 ③ 秦國在今陝西。

費無忌巴結上了平王，當然非常得意。但恐怕將來平王死後，太子立起來，對自己不利，就在平王面前說太子種種壞話。平王和太子疏遠了，派他到城父邊境上去駐防。過了些時，費無忌又整天向平王讒害太子，說：“為了娶親那件事，太子不能沒有怨心，希望您小心提防才是！自從太子到邊境駐防以後，常常派人和各國聯絡，聽說各國都表示擁護他，計劃快要成熟，不定哪一天就要起事了。”

平王把太子的師傅伍奢叫來拷問，伍奢知道都是費無忌造的謠言，就誠懇地對平王說：“大王啊！您已經做錯了一件事，不要再錯第二次了。為甚麼聽信壞人的話，反而疏遠自己的骨肉呢！”費無忌還是不斷向平王進讒，捏造了許多證據，說：“大王再不加以制裁，事情就要實現，您也會被他們捉去了。”平王聽了大怒，一面把伍奢拘押起來，一面派城父地方的司馬^①奮揚去殺太子。奮揚一想，奉令也不好，不奉令也不好，只得預先通知太子逃走，然後才虛張聲勢去捕拿，太子就此逃到宋國^②去了。

① 司馬是軍事長官。 ② 宋國在今河南東部商丘一帶。

費無忌又對平王說：“伍奢的兩個兒子都是出色的人才，如果不一起殺掉，必為後患。不如派人把他們叫來，說他們來了才可以免他們父親的死罪。”平王就派人對伍奢說：“如果你的兩個兒子來了，可以讓你活著，不來，你就免不了一死。”伍奢說：“我的大兒子伍尚，是個心地仁厚的人，一定會來；第二個兒子伍員（伍子胥），是個極端剛強的人，能成大事，他明知來了就會一起被捉住，一定不會來的。”

平王派的使者到了，伍尚果然要去，可是伍子胥不肯。他說：“楚國把我們弟兄兩個叫去，並不是真心要赦免父親的死罪。無非怕留後患，所以先扣住了父親，再騙我們入圈套。我們一去，只是父子一齊白白送死。對於父親的安全沒有甚麼好處，不如投奔別國，倒可以借別國的力量替父親報仇。”伍尚說：“我也知道，去了還是不能保全父親的性命。不過既然叫我去，說是可以赦免父親的死罪，總不能不有一個人去。那麼，你去計劃報仇，我去送死吧！”伍尚去了，伍子胥卻手拿弓箭，出來見使者說：“我父親有何罪？為甚麼把我們騙去？”說罷，拈起箭來要射，使者不敢動手，只得讓他走掉。他就此投奔宋國，找到了太子建。伍奢聽到伍子

胥逃走的消息，歎了口氣說：“楚國的君臣從此要不免苦於兵事了。”

伍子胥到了宋國不久，恰逢宋國有內亂，又陪著太子建同往鄭國^①。在鄭國的時候，太子建和晉國有秘密勾結，想要不利於鄭國，這事被鄭國人發覺，太子建就被他們殺害了。伍子胥只得逃奔吳國。一路雖然辛苦，幸而無事。不料一走到昭關，守關官兵看出他行跡可疑，預備下手捉拿，他急忙扔下行李，步行從小路逃走。走到大江邊，幾乎被追兵追上。一看，前面一片茫茫大水，後面無數追兵，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，有一個打漁的老頭兒駕著一條小船過來，看見他這種慌張樣子，問明底細，伍子胥也只得據實相告。這老頭兒是知道這件事的大概情形的，心裡對伍子胥很表同情，就把他渡過去了。伍子胥脫了險，把身旁一把寶劍解了下來，恭恭敬敬對老頭兒說：“這把寶劍買起來要值一百斤黃金，我身邊只有這一件值錢的東西了，現在送與老丈，報答你這番救命之恩！”老頭兒說：“按照楚國頒佈的命令，捉到伍子胥的賞格是五萬石糧食，還要加封爵位。假如我把你報告出來，何止得到一把值黃金一百斤的寶劍啊？”他終於不肯接受他的酬報，竟自

划著船去了。

① 鄭國在今河南鄭州一帶。

伍子胥還沒有走到吳國的京城^①，在路上又生起病來，盤纏都花光了，當然更沒有錢治病，只得吹簫討飯，一步一步地走到吳國京城，養息多時，然後出來露面。這時吳國的國王名叫僚，他的侄子公子光是個大將，很有權勢。伍子胥先找到了公子光，又由他介紹見了王僚，把楚國內部的情形向他們陳述了個大概。

① 現在的蘇州。

他住了些日子以後，吳、楚交界的地方發生了衝突。當時兩邊養蠶的人常常為了越界採桑葉而爭吵起來，事態擴大，吳國派了公子光帶兵進攻。可是公子光只攻取了楚國兩座城就回來了。伍子胥向王僚建議說：“楚國是可以滅掉的，何不再派公子光乘勝進兵？”公子光聽了這話，就說：“伍子胥為了自己父兄被殺，所以勸王伐楚，好藉此報他的私仇。楚國怎麼就能這樣容

易滅掉啊！”

伍子胥聽說公子光不贊成伐楚，就設法探聽究竟是甚麼原因。不久他就明白了。原來公子光本是有資格繼承王位的人，對於現在為王的這叔父很不滿意，總想廢掉他，由他自己繼任。叔侄兩人都有心事，互相戒備，所以都不願意對外生事，公子光更是日夜等待機會，篡奪大權。伍子胥既然明白了吳國政治的內幕，知道時機還沒成熟，就不再提起伐楚的話。他既沒有事情可做，就專門在市上閒遊，結交好漢，訪求人才，結果認識了一個名叫專諸的勇士。他把專諸介紹給公子光之後，自己卻到鄉下種起田來。

過了五年，楚平王死了，秦國公主所生的小兒子繼承了王位，稱為楚昭王。吳王僚又乘機派兵攻楚，被楚兵截斷了後路，吳國內部空虛，公子光和專諸商量，想利用這個機會把王僚殺掉，自立為王。

計劃妥當，公子光進宮親自邀請國王到他府裡赴宴。國王雖然答應，究竟不十分放心。到了赴宴這一天，從王宮起，沿路派出軍隊戒嚴，連公子光的府裡，從大門一直到內室也都由國王的親衛兵嚴密把守，不許一個閒人進去。一上台階，就有衛兵拔出長刀交叉著，

層層保護。上菜的侍者先要在外面脫光衣服，另外換上特備的衣服，才能進去。情形真是緊張到了極點。公子光臨時假裝腿腳有病，先到地窖裡躲起來。專諸裝作上菜的侍者，獻上一大盤的煎魚，一把鋒利無比的短劍藏在魚肚裡。他跪在地上，爬到國王面前，獻了上去。突然間一站起來，把魚肚裡的劍抽出，向國王身上一刺，國王立刻身死。這時左右侍衛的亂刀砍下，專諸也遭到了無數刀傷，緊跟著也死去。公子光的伏兵一起，王黨一概都被解決，從此公子光就成為吳王闔廬。

我們回頭再看看楚國的內政。那時有一個大臣名叫郤宛的，為人既正直而又溫和，國內的人都愛戴他。費無忌和他的同黨鄢將師郤把郤宛看作眼中釘，總想將他除掉。楚國的宰相稱為令尹，令尹子常是個貪財的人，又最好聽信讒言。有一天，費無忌和令尹子常隨便談起，說：“郤宛想請你到他家裡去喝酒。”出來又對郤宛說：“令尹想到你府上喝酒。”郤宛說：“我這地方怎敢勞令尹的大駕？令尹一定要光臨，那當然非常榮幸，不過我也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饋送他，怎麼辦呢？”費無忌說：“這倒不難，令尹最喜歡的是盔甲和兵器，你不妨拿出來，讓我替你挑出幾件送他。”他挑了五副盔

甲，五件兵器，告訴郤宛說：“你就放在大門口陳列起來，令尹一來到，一定要注意觀看，你就把這些東西送給他，他是再高興不過的。”到了請客那天，郤宛依了他的話，在大門口張起帷幕，陳列在裡面，這時費無忌卻慌慌張張跑去對令尹子常說：“我差一點害了你了，不料郤宛請你去是要謀害你，兵士已經埋伏在大門口了。”順口又編造了些郤宛私通敵國的謊話。令尹子常派人到郤家調查，果然在門口發現兵器。令尹子常登時把鄢將師叫來，告訴他這件事。他當然又火上加油，誣衊郤宛許多話。鄢將師並且假裝憤慨得了不得，出去就傳令尹的命令，派兵圍攻郤家，把郤宛一族的人都殺了，只剩郤宛一個兒子名叫伯嚭的，逃到了吳國。

吳王闔廬把政權奪到手裡，就找伍子胥前來，對他說道：“從前你主張伐楚的話，我知道原是對的。不過那時候深恐王僚把這事交給我，藉此把我排擠出去。如果不交給我而交給別的人，又深恐讓別人立了功勞。現在大權在我手裡，用不著害怕別人了。我們就把這件事情計劃一下何如？”伍子胥獻計說：“楚國執政的人太多，彼此推諉，不肯負責。我們如果部署三支軍隊，派一支出去，他們一定全軍出來抵禦，等他們出兵，我們

就撤回，等他們撤回，我們又派第二支出去。這樣輪流不停，他們在路上的奔波就夠受的了。等到他們精疲力竭，再用三支軍隊全力進攻，一定可以大獲全勝。”闔廬照這樣策略做去，楚國的兵力果然大受損傷。

從此伍子胥就在吳國擔任了“行人”^①的職務，伯嚭也官居大夫，參與吳國的重要政治，密謀對付楚國。

①行人是管外交的官。

令尹子常後來迫於輿論，發現了費無忌和鄢將師的罪惡，把他們殺了，可是他自己的貪污行為還是不改，國事一天比一天敗壞下去。又過了九年，吳王闔廬把楚國的政情窺破了，就起了大兵，進攻楚國，打了五仗，楚兵節節敗退，終於攻入了楚國京城^①。楚昭王倉皇逃出，幾乎丟了性命。伍子胥沒有捉到昭王，把平王的墳墓掘開，用鞭子打了屍體三百下，才算泄了怨氣。

①現在的湖北江陵。

從前伍子胥有個好朋友，名叫申包胥。伍子胥逃難

的時候，對申包胥說過立誓報仇的話。申包胥勸他不要太走極端，伍子胥不聽。最後，申包胥說：“那麼，你好好去幹吧！如果你一定要覆滅楚國，我也立誓要復興楚國。”兩個人從此分道揚鑣。這時楚國果然瀕於滅亡，申包胥就派人送信給伍子胥說：“你報仇也報得太過分了。你本來是平王的臣子，現在竟然在死人身上泄忿，也太不講理了。”伍子胥對來人說：“你替我致意申包胥，譬如天已經晚了，路途還遠，我也只好倒行逆施，顧不得許多了。”

申包胥於是找到了昭王所在，和他計劃復國的方法。這時楚國的力量已經有限，非向鄰國求援不可，只有秦國是昭王的外祖家，有這一層親戚情誼，或許應允出兵援助。計劃定了，就派申包胥充任專使，到了秦國。他向秦哀公盡量陳述楚國怎樣危急，吳國怎樣野心勃勃，一步緊一步要向中原發展。因此提出秦、楚兩國組成聯軍，擊退吳兵的建議。秦哀公聽了他的一番話，不肯馬上答應，只說：“你遠來辛苦，請在寓館裡休息幾天，等我們商酌定了，再通知你吧！”申包胥深恐失去機會，就悽慘地回答道：“我們的國君現在流落在外，還不知何處存身，我怎敢自圖安逸？”說罷，站起來靠

在宮廷的牆邊，痛哭起來，哭聲日夜不絕，一口水都沒有喝。到第七天，已經倒在地下，不省人事了。有人進去報告了秦哀公，秦哀公大為感動，說：“楚國有這樣忠誠愛國的人，我們怎麼可以不援助呢？”立刻飛跑出來，親自捧著申包胥的頭，用涼水灌給他喝，一面叫人趕緊預備醫藥，才把申包胥救轉來。等他完全清醒了，對他念了一首《無衣》的詩。這首詩正是秦國詩人的作品，表示拿起武器同赴國難的意思。申包胥聽了，知道秦哀公已經應允出兵，就在地上叩了九次頭，表示深深的謝意。

這次秦國派出的兵力是兵車五百輛^①，和楚國的殘餘軍隊聯合起來作戰，一下子就把吳兵打敗了。闔廬的兄弟夫概也乘著這個機會回到吳國，自立為王，闔廬只好放棄已經佔領的楚國地方，回去應付內亂。吳兵一撤走，楚國人就把失地通通收回。昭王復國以後，改良政治，重用賢才，國家的元氣漸漸恢復，以後楚國仍然維持了強國的地位。

① 將近四萬人的兵力，每輛兵車配備七十幾名兵士。